

SWALLOWES AND
AMAZONS SERIES



燕子号 亚马逊号

12 保卫白嘴潜鸟



Arthur Ransome

[英] 亚瑟·兰塞姆◎著

刘仲敬 / 译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燕子号与 亚马逊号

12 保卫白嘴潜鸟



[英] 亚瑟·兰塞姆◎著

刘仲敬 / 译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保卫白嘴潜鸟 / (英) 亚瑟·兰塞姆著; 刘仲敬译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221-10506-6

I. ①保… II. ①亚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758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22-2012-12

Copyright: © GREAT NORTHERN? 1940 by Arthur Ransome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3 GUIZHOU PEOPLE'S PUBLISHING
All rights reserved.

保卫白嘴潜鸟

Baowei baizui qianniao

(英) 亚瑟·兰塞姆 著

刘仲敬 译

执行策划 袁政英

责任编辑 张云端

特约编辑 狄兰 郝兰

美术编辑 袁静芳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00mm*1000mm 1/16

字数 229 千字 印张 13.25

ISBN 978-7-221-10506-6

定价 24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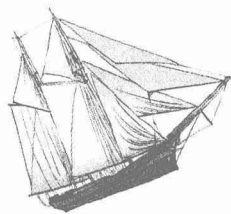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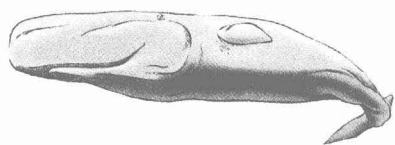
说 明

我们竭尽全力（除了篡改事件过程以外），不让好奇的读者弄清楚：北极熊号到底去了哪些地方；随船博物学家有什么发现。如果有人缠着作者打听更多消息（无论他们的来信有没有邮票），作者不负责回答。而且，如果有人特别了解赫布里底群岛，确定了潜鸟筑巢的地方并骚扰它们，他就是约翰、苏珊、提提、罗杰、南希、佩吉、多萝西、迪克和作者本人的敌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者会后悔不该写出来。

目录

- 第一章 北极熊号 / 1
- 第二章 探路 / 9
- 第三章 竖起支架 / 17
- 第四章 第一次发现 / 25
- 第五章 “有人跟踪我们！” / 33
- 第六章 第一次观鸟 / 42
- 第七章 是不是它？ / 49
- 第八章 “他还在这里！” / 55
- 第九章 南辕北辙 / 63
- 第十章 船上的叛乱 / 70
- 第十一章 鸟蛋收藏家自食其果 / 77
- 第十二章 等待机会 / 82
- 第十三章 不辞而别 / 88
- 第十四章 “我有藏身之地” / 97
- 第十五章 结网功败垂成 / 106
- 第十六章 密切监视 / 112





第十七章 海上和岸上的敌人 / 119

第十八章 夜访岛屿 / 127

第十九章 为迪克清除障碍 / 135

第二十章 圈 套 / 143

第二十一章 疑 兵 / 150

第二十二章 围 捕 / 159

第二十三章 随船博物学家 / 164

第二十四章 不受欢迎的援助 / 170

第二十五章 罗杰的郁闷期 / 176

第二十六章 麦金蒂通情达理 / 182

第二十七章 来不及了！ / 191

第二十八章 “他把鸟蛋怎么啦？” / 194

第二十九章 “快！快！” / 201



第一章 北极熊号

一个男孩子身穿苏格兰高地服装，在山岭悬崖上眺望。他首先俯视山谷里的野鹿，接着遥望海上。他看到远方的风帆——在这个距离上无异于一点白色微尘。然后，他转过身，继续俯视野鹿。

*

北极熊号由南希掌舵，沐浴着阳光，悠然驶向赫布里底群岛的峭壁海岸。北极熊号是艘挪威旧领航船，弗林特船长（南希和佩吉的吉姆舅舅）把船借到手，由自己和手下的船员布莱凯特姐妹、沃克兄妹和卡勒姆姐弟驾驶。明奇海域多风暴，但他们成功地经历了恶劣天气的磨砺。北极熊号度过了愉快的两个星期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停留在不同的港口。他们把船拖到隐蔽峡湾的岸上，刮掉藤壶和杂草，给吃水线下的部分重新上漆。然后，他们驶回大陆出发港，把崭新的船只还给原主人，立刻就可以再次出海。

“没有人喜欢借船给别人。”弗林特船长说过，“至少我们得让马克收回时的船况比借出时的船况更好。”

“那他也许还会借给我们的。”罗杰表示同意。

南希掌舵，她妹妹佩吉当大副，在驾驶舱里坐在她身边，随时准备搭一把手。弗林特船长坐在甲板天窗上抽烟斗，瞭望陡峭的山顶。山顶是他们目的地港口的标志。罗杰坐在前舱口守望，心里在想：从早晨开始，风就越来越小，还要等多久，其他人才会同意开启引擎。除了苏珊，其他船员都在甲板下。苏珊看看时钟，走进瞭望室，给普里默斯汽化炉点火，为全体船员煮茶。

北极熊号自领航以来，船舱变化不大。舱内仍然有六位领航员的铺位，嵌入船壁内，位于长椅上方。提提说得对：在这种床铺上睡觉，就像钻进兔子洞。不过，你一上床就可以拉上帘子，与世隔绝。疲倦的领航员完全可以在帘子里面睡觉，让其他人在船舱里开灯打牌。船尾附近还有两个铺位，分居升降梯两侧，从这里可以就近登上甲板。领航船过去的任务是出海迎接返航的大船，换下他们的领航员，重



新出海。约翰和弗林特船长有自己的铺位，南希、佩吉、苏珊、提提、多萝西和迪克在主舱各有一个嵌入式铺位。罗杰最小，他在瞭望室的铺位无疑是以前的挪威侍应生留下来的。

约翰分开双腿，稳住身体，靠在升降梯边的绘图桌上。桌上的大图显示明奇海域两侧的海岸线：一边是苏格兰大陆，另一边是外海的赫布里底群岛。现在，更小的地图显示船只寻找的小港湾。北极熊号船主马克在船上留下了许多小图，给约翰和南希带来了许多愉快的看图时光。弗林特船长说他想在物归原主以前好好擦洗一番。这时，约翰和南希向他挥舞一张地图。“瞧瞧这个，”南希说，“马克并没有费心入港擦洗船只。瞧瞧这锚，瞧他在图边画的十字形……擦洗北极熊号……我们可以如法炮制。船有支架，用不着入港，靠上岸边就行了。”弗林特船长勉勉强强同意了。

提提趴在她的嵌入式铺位上，咬着铅笔，记录她的私人航海日志。她的私人日志跟约翰和南希的官方日志有点不一样，后者记录所有航程和距离，标记风和天气的所有变化。北极熊号在风浪中颠簸时，趴在铺位上比坐在船舱桌前轻松多了。（不是说当时颠簸得很厉害，其实驱动船只的风正在减弱。而是说，提提经常遇见惊涛骇浪，因而养成了趴在铺位上写日志的习惯。）多萝西也在记录，但她记录的内容与船上的事情无关。她缩进桅杆跟前的角落里，靠在分隔瞭望室和船舱的舱壁上，一心琢磨她新小说里的恶棍形象：是黑胡子、戴耳环，还是剃光胡子、脸上有伤疤？

迪克出任随船博物学家，坐在右舷长椅上。他一手握铅笔，一手拿《袖珍鸟类手册》。笔记本从桌面上滑落。他在编列航行期间所见鸟类的名单。他留心观察的特殊鸟类一种也没有找到，但他还是说服自己相信这次航行是成功的。“我说，”他第一次听说要离开北方港口，访问群岛，就说道，“我们可以去看潜鸟。”多萝西说：“那就戴上黄铜头盔，下海寻找沉船里的金块。”迪克解释说：“我不是说潜水，而是说潜鸟。有的是红喉，有的是黑喉。我们还可能会看到白嘴潜鸟，不过现在大部分白嘴潜鸟都生活在冰岛。”在整个航程中，他一直期待白嘴潜鸟出现。现在，航程快要结束了，他安慰自己说，名单上许多鸟都是他亲眼看见，并且补充记录的。其中包括塘鹅、海鸠、燕鸥、海燕、管鼻燕、海鹦、刀嘴海雀、秋沙鸭等。迪克断定，有几张海鸥照片近乎完美。或许由于距离太远，照片上有一只海鸥正在忙着吞鱼。但他没有看到潜鸟。如果明天大家都要努力洗船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“我说，约翰，”他说，“你了解地图上的湖泊地区吗？我们的抛锚地离那里有多远？让我看看吧。”

约翰坐到迪克身边的长椅上，举起小地图，让两个人都能看见。地图显示海岸线的入口，一个海岬和一条岩礁将海口一分为二。海岸南方是一片平原，北方是悬崖和山岭。内陆有一串湖泊，从港湾高地流出的溪水注入其中两个湖泊。港湾以锚地和岸上的十字架为标志。迪克心想，在这些湖泊里说不定能看到潜鸟。约翰对这些湖泊没有兴趣，却注意到地图顶部清晰的线条，勾画出海岸后山脉的轮廓。方山一角标有一条虚线，旁边有一条注释：“方山顶北面，方位 $W.1/2N$ ，通向入口北方的悬崖。”前甲板突然传来顿足声，罗杰尖声叫道：“帆船！……不……摩托艇……右舷尾部……”

这是当天看到的第一艘船。约翰立刻拿起小地图，登上升降梯。多萝西绕过桌子跟着他。提提翻下铺位，追上多萝西。甚至连苏珊都动起来了。她仔细打量火炉，确定火焰不高也不矮。然后“砰”的一声，下了前舱口，推开正在舱顶上的罗杰，爬了出去。迪克回头瞥了一眼他的鸟类学著作，一转眼就上了甲板。书上说，海岸附近的山区湖泊发现过黑喉潜鸟。其他人都在甲板上。

大家七嘴八舌，一片嘈杂，轮流拿起双筒望远镜。罗杰说：“瞧这里，该我了，我先发现的。”约翰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只是一艘摩托艇而已。”南希说：“它会从我们身边掠过。”弗林特船长说：“南希，继续开。航线没错，你不用担心。它会从我们船尾掠过的。”罗杰说：“擦身而过。”提提说：“大概是运货船。”多萝西说：“也可能是给灯塔送医生的船。”

迪克几乎没有注意听他们的唠叨，他查看鸟类手册的彩图，其中包括他没有见过的潜鸟，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。甲板上叽叽喳喳的声音对他毫无意义，直到他听见自己的名字。

“这是迪克的船。”他听见佩吉的声音，“迪克！过来看看嘛。他上哪儿去了？嗨！迪克！”

多萝西向升降梯下面叫道：“迪克！迪克！你那位观鸟人刚从我们身边掠过！”

迪克沿着倾斜的船舱地板，来到升降梯口。他一上甲板，多萝西就把望远镜递给他。他用不着望远镜，也认得出观鸟船。他第一眼就认出船来，稳住望远镜，仔细调节，又认出了船名的许多字母，“P.T.E.R……”。北极熊号突然摇摆了一下，望远镜一下子错过船身，指向天空……迪克重新降低镜筒，读出最后几个字母，

“A.C.T.Y.L.”对，正是翼手龙号。翼手龙一半像鸟，一半像蜥蜴——当然，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。他们接着上了岸，沿着堆满给养的海岸前进。看到船开出来，就停步打量。“他又去设得兰群岛观鸟了，”一位码头工人说，“今年都第四次了。”



迪克问：“你说他去干什么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观鸟，大家都说，他愿意跑五百英里路。只要有人提供观鸟的地点，他就乐于以重金回报。”迪克目送大型摩托艇驶出防洪堤。大家回到船上，迪克从索具爬上横杆。他向船外瞥了一眼，摩托艇已经破浪而去，变成天际一点白斑，寻找海鸟在北方的筑巢地去了。或许，他有朝一日也会拥有这样一条船。他会用各种鸟类学著作塞满船上的图书馆，配备暗室，准备长焦镜头照相机。这样，他就可以远距离拍摄鸟类照片，不用惊扰它们。只要能登上翼手龙号，跟观鸟人交谈，他情愿付出任何代价。其他人都笑话迪克，只有罗杰例外（因为迪克也喜欢引擎）。他们说，犯不着大惊小怪，不就是一条小小的摩托艇吗？驾帆船一样可以观鸟，享受航海的种种乐趣。从此以后，大家每一次看到摩托艇，就会说：“迪克的船来了！”不过，迪克不在乎他们的调侃。翼手龙号有了引擎，在迪克这样的观鸟人手中，完全变成定居观察船。任何人有了这样的船，都可以一路追踪鸟类。

翼手龙号掠过北极熊号船头，距离只有二三十码。

“真没礼貌。”南希说。

“他完全有这样的权利。”弗林特船长说，“他擦身而过，是觉得我们不会动。虽然如此，他也应该更礼貌一点，用不着这样直接擦过去。”

迪克手持望远镜，想看清观鸟人的身影。但翼手龙号的舵轮在船舱内，他看不到掌舵的人。大型摩托艇破浪飞驰，船头白沫纷飞，甲板上空无一人。

“他看到的鸟儿一定不少。”迪克自言自语。

“看到什么？”佩吉问。

“迪克满脑子都是鸟儿。”多萝西说。

“潜鸟。”迪克说。

“一小时以内，船就能进港。”弗林特船长打量时针，时钟嵌入横杆，方便船员从甲板上时间，“我是说，如果返航……”（本书有充分理由，不说明他们第一次遇见翼手龙号的港口的真实名称。）

“我们先在那边加油，然后再穿过去，就能再次看到它了。”多萝西对她弟弟说。

“它当然可能去其他地方。”迪克说。

“我们发动引擎吧。”罗杰来到船尾。他看到翼手龙号比北极熊号快得多，心里很不舒服。

“你要吓死我啊，”南希说，“你到这儿来干吗？快回前面去，引擎的事情用不着你插嘴。”

“用不了多久，你自己就会急着发动引擎的。”罗杰一面登上前舱，一面说，“风越来越小了。”

弗林特船长向他打量了一番。“罗杰说得没错。”他说，“看来情况就要变了。风力微乎其微。但我们的汽油不够用，除非马上加油。昨天没有风，我们的油箱差不多见底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快到了，马上就能看到那座山了。”

罗杰回到前甲板。苏珊又回到瞭望室，察看开始沸腾的茶水。迪克渐渐看不到观鸟人越来越小的船。南希一会儿看罗盘，一会儿看船帆，让帆张开，但没有张满，尽可能利用旧帆具。其他所有人（弗林特船长、佩吉、提提、多萝西和约翰）都在打量前方的青山。

“方山到了！”罗杰突然叫道，手指着船首斜桅。

“我没看见。”提提说。

“在哪儿？”多萝西问道。

“差不多，”约翰说，“马上就到了。”

他们前方的地平线不断变化，海岸近处的山岭越来越高，遮蔽了背后远处的山岭。约翰将小地图递给佩吉，从左舷索爬上横杆，因为站得高看得远。

“方山在即。”他叫道。

弗林特船长从佩吉手中接过地图。

“就在船头右舷方向。”约翰叫道，飞快地瞥了地图一眼。

“差不多。”弗林特船长说，“地图上面的线条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。南希，我们的方位如何？”

“向西偏北。”南希说。

“那我们就从右面进去，最恰当不过。”

“北极熊号一路平安。”提提说。

“继续前进，”弗林特船长说，“这阵风可以将我们直接送进入口。”

苏珊给同伴提供了一点帮助，拉起船上小铃铛绳头的玫瑰结。

“叮……叮……”

“两声！五点钟了，该喝茶了！”南希叫道，仿佛急于把其他人赶下甲板。

“我们没有时间，”弗林特船长说，“趁着有风，赶紧进港吧。”

罗杰听到第一声铃响，就开了前舱门，消失在下面。苏珊又一次向伙伴伸出手，这一次是把茶杯递给舵手。佩吉接过杯子，放在驾驶舱下风口，杯子在那里不会滑落。苏珊又给她递来一大块圆面包，佩吉伸手接住。



“我要不要再上甲板去？”她问。

“用不着。”南希说。

提提和多萝西下了梯子，佩吉跟在她们身后。

“约翰，继续，”南希说，“等我们再靠近一些，你就会看得更清楚……迪克，跟他们一起下去吧。你的翼手龙号已经看不见了。”

一团黑影从海岸南方突出，迪克向它瞥了最后一眼。它看上去像一座岛屿，实际上却是一条海岬。他们一开始跟观鸟船相遇时，海岬顶端还隐藏在港湾内。摩托艇已经看不见了，迪克跟着约翰下了甲板。

南希一个人留在甲板上掌舵。甲板下面传来茶杯和茶盘叮当作响的声音。她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，狠狠咬了一口圆面包。其他码头虽然有浮标、灯塔、商店和码头，但都比不上这里。她独自驾船，驶向未知的海岸，观察海岸线上细微的缺口，希望船舱里的茶水一直沸腾着。

*

迪克坐在船舱桌前，打量茶杯里翻滚的几片茶叶。他把茶叶舀出来。

“茶叶说，生客就要来了。”提提开始占卜。

“说不定就是你的潜鸟。”多萝西说，“也许你终究能看到它们。”

迪克像科学家一样，不相信茶叶算命法：“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。”

“事情永远说不准。”多萝西说。

*

船在未知的锚地靠岸，地点由船员而非船长选择。这时，谁也不愿意留在甲板下面。南希独自驾船的时间没有多久。没有人继续悠然自得地喝茶，大家都再次上了甲板，眺望方山顶，查看罗盘。峭壁现在清楚可见，他们用马克的小地图对照实际地形，都想第一个看见港湾。北极熊号以前在这个港湾里洗船，这一次仍然如此。

“就在这里！”约翰叫道，向横杆抬起望远镜，“就在峭壁左边……南面的低地。对准船头，一直向前。”

这时，他们都能从甲板上看到峭壁下狭窄的入口。山脊北面有农舍和灰色的房屋。

“房屋一目了然。”佩吉一面打量地图，一面说。

“无论如何，”提提说，“地图上看不到我们要去的房子。”

“无关紧要。”多萝西说，“房子在山脊后面的另一个山谷里。我们甚至都看不见。”

“我现在甚至都看不清。”罗杰说。

海上没有确定无疑的事情。他们驶入港湾入口前最后一分钟，情况突然变了。

向南的山顶越来越模糊，风越来越柔和，北极熊号越来越慢，阳光变暗了。海岸上发生了怪事，内陆山峰突然变得尖利而清晰，下面的山腰上仿佛挂起了白色的面纱。

“我早就说过，应该开启引擎。”罗杰说。

弗林特船长转过身，一脸忧郁。

“我们大概只能改变计划了。”他突然说，走下升降梯，俯视前方。大家看到他手持两脚规，在海军上将的地图上测量。

“注意！”南希说，“他不可能现在放手的。”

“哎，我们差不多都到了。”提提说。

船帆突然摆动起来，南希只得改变方位，让船帆重新鼓起来。空气突然变冷了，仿佛有人一下子把阳光关闭了。

“我看不见山头了。”约翰叫道。

甲板下面传来叫声：“嗨！南希，你干吗改变航向？”弗林特船长从地图桌上抬起头，看地图桌上的舱顶挂着的悬吊式罗盘。

“风向变了。”南希说，“起雾了，我们看不见山顶。”

弗林特船长火急火燎地爬上升降梯，他向前方的峭壁瞥了一眼，跳上右舷帆索。

“准备就绪！”他叫道，“舵柄转向下风！”

北极熊号慢慢转动，清风从西北方吹来。

“风向正对着山顶。”弗林特船长说，“我们该怎么利用风力，明天怎么在港湾里洗船呢？”

“我们根本进不去。”南希说，“可你保证过进港的。”

“呃，注意看看。”弗林特船长说。迷雾遮蔽了方山的矮坡。方山犹如一个小岛，孤悬于白色雾海中。雾海覆盖低地，围绕山脚，向他们漫延过来。

“风向正对着山顶。”弗林特船长又说，“迪克可以向他的船多看一眼……迪克，是不是？”

“可这是看潜鸟的最后机会。”迪克说。

“瞧这儿，”南希说，“我们绕过山头，风就会对着我们吹。我们会撞到港口两侧的岩石上……”

“这倒是真的。”弗林特船长说。他向南面打量隐没的山头，然后抬头眺望峭壁。迷雾已经漫过了山顶。

“我们差不多准备好了。”南希说。

“太迟了。”苏珊说。



弗林特船长弯下腰，打量时钟。“潮水就要退了。”他说，“我得另想主意了。雾气还不会马上淹没我们。”他又从口袋里取出罗盘，测定方山的方位。此刻，方山不过是雾气上模模糊糊的灰色幽灵。“好吧，南希，你赢了。所有的帆都降下来！罗杰，启动引擎。上帝保佑，希望我们最后那一点汽油足够让我们进港。”

“哦，天哪！”提提说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，长官，”罗杰跟着船长下了甲板，“我早就说过嘛。”

甲板下传来引擎启动的呼呼声和预热的持续跳动声。支索帆已经降下，佩吉和苏珊一起收三角帆。弗林特船长帮助约翰收起上桅帆，支起千斤顶。“你和苏珊拉住升降索，”他说，“我抓住中间往下拉。”北极熊号船员倾巢出动。几分钟后，所有船帆都已经降下来，旧帆布堆了一地，尘土呛人。

“南希测深，约翰掌舵，罗杰慢速前进！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长官。”

引擎声音变了，北极熊号开始前进了。

“西偏北。约翰，尽可能稳住。”

“现在就是西偏北。”

“可我们该做什么呢？”多萝西说。

“我们进港。”南希说。她带头在驾驶舱门前排好队。

“但愿如此。”弗林特船长说。

海岸线已经看不见了。方山顶完全隐没在雾中。引擎突突作响，北极熊号慢慢驶入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中。

*

悬崖上的男孩子看到雾气正在逼近，充满了山谷。他再也看不见野鹿，前额感觉到冰冷的气息，风向正在改变。他记下当天的日志，把随身带来的蛋糕吃了个饱。微弱的风笛声催他回家，他收起日志，把剩下的蛋糕放回饼干盒里。他把饼干盒当成保险箱，藏在视线外的秘密地点。雾气弥漫到他身边，他小心翼翼地在岩石和石南^[1]之间觅路前进。陆地上没有一个人看到北极熊号落帆，没有一个人听到它驶向悬崖时，引擎突突作响的声音。

[1] 原文 heather，帚石南，为杜鹃花科常绿低矮灌木，是欧洲西部及北部许多荒地的主要植被。

第二章 探 路

天色完全变了，无忧无虑的消暑度假航行再也维持不下去了，浓雾迎面而来。约翰掌舵，死死盯住罗盘，仿佛指南针能不能稳住，关系到他的性命。人人提高警惕，等待命令，知道这时候一定不能有丝毫差错，需要做的事情一定要马上做到。引擎室开着门，罗杰站在引擎跟前，眼睛闪闪发光，双手在忙碌着。雾气在北极熊号上空翻滚，驾驶舱里几乎看不到桅杆上的小旗。钢索叮当作响的声音说明南希和弗林特船长正准备下锚，他们就像前甲板上灰暗的幽灵。

弗林特船长来到船尾，查看罗盘。

“约翰，保持原有方位。”他说。

“西偏北。”约翰说。

“控制台需要人手……迪克，不，我忘了你戴眼镜（迪克正在擦他模糊的眼镜）。佩吉，我需要苏珊帮忙下锚，南希现在可有得忙了。其他人擦亮眼睛，看到任何情况立刻报告。任何情况！不要等到完全弄清楚，看到什么就说什么。罗杰，你站在旁边，随时准备停船，我一下命令，你马上往船尾跑。”

“是，是，长官。”罗杰说。

“提提，下去把油罐拿上来，给水砣用。瞭望室，右舷，顶层架子上。”

“是，是，长官。”提提下去了。

突……突……突。

北极熊号驶入茫茫白雾的世界。

“真像虫子在茧里。”迪克想。他匆匆擦干眼镜，戴在眼睛上，想看清楚一点。他很难判断雾气到底在他的眼镜上，还是在他前后左右。

南希在右舷支索把救生索牢牢系在身上。这样她就能腾出双手，准备摆动水砣^[1]，不会落到海里。水砣摇摆着，从她右手中下沉了三英尺或更多。她左手握着

[1] 也叫测深锤，用以测量水深的重物。



测深索，标记每一英寻深度。她前后摇摆水砣，幅度越摇越大。她转来转去，越转越远，最后放开水砣，让它从船头飞出去，船上的人都赶不上她熟练。迪克可以看到她随着船身起伏拨弄测深索，就像钓鱼一样。

“水深不到十二英寻。”她叫道。

“继续。”弗林特船长叫道。

提提从升降梯上来，没有走前舱口。因为一旦抛锚，导缆器就会放出链子，离舱口不远。她手持油罐，蹲在桅杆附近，随时准备涂油。迪克一如既往地觉得别人都是有经验的水手，他和多萝西不过是乘客，他们俩能对付小船圣甲虫号，但出海还是第一次。他们俩唯一能做的事情，就是不要给其他人添乱，需要时听别人指挥。

泼刺！南希向前投出水砣，然后又向后投。她放了又放，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。

“十二英寻没有到底。”

“我们一定很近了。”弗林特船长对约翰说，“我们差不多要触底了。”

泼刺！

南希拉线，放线，她突然叫道：“十二英寻！”

“准备涂油脂。”弗林特船长说。

迪克看到提提的手指从罐子里舀了什么东西出来，放进水砣底部的洞内。

“快点。”弗林特船长低声自言自语，没有让提提或南希听到。人人都明白，他们正在全速前进。

南希投出水砣，让它浸入水中。“十一英寻。”她喊道。然后继续牵引水砣，盘绕起测深索。她一拽出水砣就马上观察它的底部，“十一英寻，下面是软泥。”南希叫道。

迪克心想，原来就是这样。利用水砣底部的油脂从水底采样，帮助船长判断航程。他现在明白图表上的字母是什么意思了……“S”代表沙滩，“M”代表泥浆，“Sh”代表贝壳，诸如此类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水砣的运用：测量深度，准备抛锚。他们这一次还有更多目的。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白雾中，他们需要每一点有助于辨认方位的信息。

泼刺！

“九英寻半……泥浆与贝壳……”

“我们……”

“别出声。”弗林特船长说，“听！”

海鸥从他们头上飞过，在右舷什么地方尖叫。

“悬崖？”弗林特船长嘟囔说。

引擎的声音完全变了，好像他们从硬路走上木桥的脚步声。

“在西面。”弗林特船长对约翰说。

“就是在西面。”约翰平静地说。

“如果在北面，”弗林特船长说，“我们必须弄清入口处的所有潮流。”

“他看上去挺开心的。”多萝西对迪克轻声说。

“九英寻……泥浆与贝壳……”

一只鸟飞近船尾。

“海鸠。”迪克说，“至少，我觉得是海鸠。”

“噢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”迪克说，“我只看到一只鸟。”

“右舷有东西。”佩吉在浓雾中叫道，“不……它消失了。现在我什么都看不见。”

“她大概看到悬崖了。”弗林特船长对约翰说，“我们快到了。对不起，不要听我讲话，”他向迪克咧嘴笑道，“注意掌舵。”

“是西面。”约翰说。

接下来的声音跟海洋毫无关系，他们大吃一惊。“回去！回去！回去！”这是一只松鸡降落时发出的叫声。

“我们干得不错。”罗杰说。苏珊向他皱起眉头。

弗林特船长把地图递给迪克：“拿稳。”他向前甲板走去，加入那些模糊的身影中。

“八英寻，”南希叫道，“八英寻……泥浆。”

“七英寻。”南希说，一转身发现弗林特船长已经到了她的身边。

“停船！”弗林特船长叫道。罗杰立刻关闭引擎，引擎继续跳动了片刻。

“右满舵！”

“右满舵。”约翰回应，转动舵柄。

“放缆绳！”弗林特船长叫道，自己动手执行。

“关机完成。”

引擎的突突声变成了呜咽，最后停下来。

北极熊号抛锚了。迪克打量两侧，看到飞沫随着船身摇摆，漫过船体，船身以